



[俄]П.巴若夫著
顾生根 钱红喜等译

孔雀石 首饰盒

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

[俄]П.巴若夫著
顾生根 钱红喜等译

孔雀石 首饰盒

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孔雀石首饰盒/(俄罗斯)巴若夫著;顾生根等译.
上海:上海译文出版社,2001.6
ISBN 7-5327-2631-2

I.孔... II.①巴...②顾... III.童话—作品集—
俄罗斯—近代 IV.I512.8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13933 号

П. Бажов

Малахитовая шкатулка

本书根据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
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, Москва, 1957 年版译出

孔雀石首饰盒

〔俄〕П.巴若夫 著

顾生根 钱红喜 等译

世纪出版集团

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上海书刊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8.75 插页 2 字数 230,000

2001 年 6 月第 1 版 200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0,001—6,000 册

ISBN 7-5327-2631-2/I·1529

定价: 13.30 元

目 次

铜山女主人·····	1
孔雀石首饰盒·····	12
宝石花·····	39
矿山里的工匠·····	63
奇异的礼物·····	78
热列兹科的孔雀石相册封面·····	89
两条蜥蜴·····	101
总管的靴底·····	120
索钦的宝石·····	128
草地下的宝藏·····	139
塔尤特卡的小镜子·····	156
猫耳朵·····	170
大蛇波洛兹·····	184
大蛇的痕迹·····	192
小青蛇·····	205
金头发姑娘·····	219
扎布列伊的山洞·····	230
金蛇达伊卡·····	243
会跳舞的火焰姑娘·····	259
译后记·····	271

铜山女主人

故事发生在很久以前。有一天，我们工厂里的两个小伙子去察看一块刈草地。他们要去的刈草地很远，在谢维鲁什卡河^①彼岸的一个地方。那天是个节日，天异常炎热，纯粹是个雨后的大热天。这两个小伙子都在矿里干活，也就是在古梅什卡矿^②上开采矿石。他们挖掘孔雀石，也挖掘天蓝石。嗨，有时候他们也会偶然碰到自然铜晶体，以及其他有用的矿石。

他们俩当中一个年轻的小伙子还未成家，可是两眼常年受毒害，已呈绿色。另一个小伙子年岁稍大点，他也因常年在井下采矿耗尽了体力，疲累不堪。他两眼发绿，双颊上仿佛蒙上了一层绿颜色，整天咳嗽不止。

树林里舒适宜人。小鸟儿唧唧喳喳叫得正欢，泥土中散发出淡淡的、清新的气息。他们俩被烈日烤得实在疲乏不堪，好不容易走到红山矿。那里是他们曾经开采铁矿的地方。到了那里，两个小伙子马上在一棵花楸树下躺了下来，酣然入睡了。蓦地，那个年轻的小伙子好像觉得，有人推搦了一下他的腰，他当即醒了。他看见自己面前

① 属丘索瓦亚河支流，位于俄罗斯的乌拉尔地区。

② 位于波列夫斯科伊（现为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的一个城市）工厂附近的一个铜矿。

有块大石头，大石头旁的一堆矿石上坐着一个女人。她背朝着小伙子，从那条发辫来看，她是个姑娘。她的发辫是深灰蓝色的，也不像我们工厂里那些姑娘的发辫那样甩来甩去，却像粘在背上似的。打在辫梢上的头绳不知是红色的还是绿色的。头绳闪着亮光，不时发出清脆悦耳的响声，宛如铜片的铮铮声。小伙子对发辫惊讶不已，一直凝视着它。

姑娘身量并不高，但长得端庄匀称，她生性好动，就是坐不住。她时而向前俯下身子，好像在寻找自己脚下的东西，时而身子又向后仰，接着又向左右两边弯下腰去。有时她会跳起来，挥舞双手，然后又俯下身去。总之，她是活泼好动的姑娘。现在听得见她在絮絮低语，但不知她讲的是什么地方话，也看不清她在跟谁说话。她笑声不断，显然她十分开心。

年轻小伙子正欲开口问她，突然一个闪念，恍然想起来了。

“哎呀，这可是铜山女主人哪！从她的衣着上可以看出来。我刚才怎么没马上认出来呢？看来，我的视线被她的发辫吸引住了。”

她穿的连衣裙真可谓华丽无比，简直世上找不到第二件。这连衣裙是用丝绸般光亮的孔雀石缝制的。孔雀石是一种矿石，但看上去如丝绸一般光滑漂亮，谁见了，都想伸手去抚摸一下。

“瞧，糟了！”小伙子心想，“趁她还没发现我，赶快拔腿溜。”因为他常听一些老人说，这个铜山女主人——穿孔雀石连衣裙的姑娘——喜欢作弄凡人。

他刚这么寻思，姑娘就回过头来了。她欣喜地瞧着小伙子，咧着嘴呵呵笑着，一边开玩笑说：

“你怎么，斯捷潘·彼得罗维奇？难道姑娘的美貌是白看的吗？得付钱看的呀。朝我走近点，我们聊一会儿。”

小伙子自然忐忑不安，可他仍不动声色，竭力沉住气。虽说她是个仙女，但毕竟是个姑娘。他一个年轻小伙子，见到一个姑娘就胆怯，那该多丢人呀。

“我没工夫跟你聊天，”小伙子说。“我们已经睡过了头，还得去

察看刈草地呢。”

姑娘笑了笑，接着说：

“你别再扭扭捏捏了，怪不自然的。过来，我有正经事与你谈。”

小伙子发现自己无法再拒绝，只得朝她跟前走去。这时姑娘向他挥了一下手，示意他从另一边走，绕过一堆矿石。他绕着走，发现地上有多得不计其数的蜥蜴，而且是各种各样颜色的。比如，有一些是绿莹莹的，另一些则是天蓝色的，要不，就是一些带有金色斑点的泥土色的或者沙土色的。再有一些，则是宛如玻璃抑或云母色的，身子熠熠闪亮，而其他一些，却好像枯草，身上布满花纹。

姑娘笑盈盈地说：

“别踩着我的部下，斯捷潘·彼得罗维奇。你身躯高大、沉重，而我的部下个个都这么小。”说罢，她一击掌，蜥蜴便纷纷四下散去，给他让出一条道来。

于是小伙子走近前来，停下脚步，这时姑娘又击了一下掌，依然笑着说：

“现在你朝哪儿也跨不了步了。如果你踩着了我的仆人，那一定会发生灾难。”

小伙子瞧了瞧脚跟前，看见满地都是蜥蜴。似乎当地的蜥蜴都聚集到这儿来了——脚下就像一块色彩缤纷的镶木地板。斯捷潘再细细一瞧，天哪，这可不是些铜矿石吗！而且各种品类的都有，打磨得异常光洁。其中还有云母矿石和闪锌矿石，以及各种类似孔雀石的辉矿石。

“哦，现在认出我来了吧，斯捷潘努什科^①？”穿孔雀石连衣裙的姑娘问道，并且纵声大笑。随后稍稍停顿了一下，说：

“你别害怕，我不会伤害你。”

小伙子感到受辱，这个姑娘嘲笑他，竟说出这样的话。他大为生气，甚至大声嚷嚷起来：

① 斯捷潘努什科是斯捷潘的小称。——译者

“我是在山里采矿的，我怕谁呀！”

“这正好，”穿孔雀石连衣裙的姑娘说。“我恰恰需要谁都不怕的人。明天你下矿的时候，你们工厂的总管也会在那里，你千万别忘了告诉他这些话：

“你就说：‘铜山女主人吩咐你这头臭山羊赶快从红山矿上滚出去。假如你还要损坏我的这顶铁帽子，那我就让古梅什卡矿里的全部铜矿下沉到谁也开采不到的地方去。’”

说罢，她又眯缝起眼睛问道：

“明白了吗，斯捷潘努什科？你说，你在矿山里干活，谁也不怕，是吗？那就请你把我的吩咐转告给总管，现在你回到跟你一起来的那个伙伴那里去，当心，什么也别对他说。你的伙伴已劳累过度，别让他为此事再担惊受怕。我已经关照了那里的天蓝石矿，让天蓝石矿助他一臂之力。”

接着，她又击了一下手掌，所有的蜥蜴顿时四下跑开了。这时她自己 also 跃起身来，一手攀住一块石头，纵身跳了上去，像蜥蜴似地沿石块爬了起来。一会儿姑娘的手和脚不见了，变成了四只发绿的爪子，身后长出了一条尾巴，脊背上有半截的黑斑纹，而它的头仍是人的头。它爬到石头顶上，回过头来，说：

“别忘了我刚才说的话，斯捷潘努什科。你就对他说：‘铜山女主人命令你这头臭山羊赶快从红山矿上滚出去。’你照我的话去做，我就会嫁给你！”

小伙子听了这话，怒从心起，甚至啐了一口，说：

“呸，你这家伙有多肮脏！我会娶条蜥蜴做妻子吗？”

可是姑娘看见他厌恶地吐了一口唾沫，反而哈哈大笑起来。

“好吧，”姑娘叫道，“此事我们以后再谈。到那时，也许你会回心转意的。”

说罢，蜥蜴的绿尾巴闪了一下，它便消失在一座小山后面了。

只剩下小伙子孤零零一个人了。矿山里静悄悄的。只听见从一堆矿石后面传来伙伴的鼾声。斯捷潘叫醒他。他们来到刈草地，察

看了草，傍晚就回到了家，可是斯捷潘一直思忖：他该怎么办？他是否要把铜山女主人的话转告总管——这事非同小可。如果说给他听了，那他必然会气得发出更大的臭气。据说他的体内有种腐臭物。不说吧，——也觉惶惶不安。要知道她可是铜山女主人哪。她一生气，会把任何矿藏都变成闪矿^①。到那时，你去哪儿干活呀？而且更糟的是，他在这个姑娘面前成了不知羞耻的吹牛大王。

小伙子左思右想，终于壮起胆，说：

“不管怎样，我一定按她的吩咐去做。”

第二天早上，矿工们刚聚拢到罐笼旁，工厂总管就走来了。不消说，所有人都摘下帽子，一声不吭。这时斯捷潘走上前去，对他说：

“昨天我见到铜山女主人，她关照我向你转告几句话。她吩咐你这头臭山羊赶快从红山矿里滚出去。如果你还要在这里破坏她的这顶铁帽子，那她就把古梅什卡矿里的全部铜矿沉到谁也开采不到的地方去。”

总管听到这话，气得连唇髭也抖动起来。

“你说什么？你喝醉了还是发疯了？什么铜山女主人？你现在跟谁说话？我让你死在矿山里！”

“随你的便，”斯捷潘说，“我只是奉命办事。”

“来人，给他一顿鞭子，”总管大声嚷道，“然后把他赶到矿山里去，把他拴在矿井里！只给他吃点喂狗的燕麦，别让他饿死，要时常毫不宽容地教训他。如稍有不从，就狠狠地打！”

不消说，他们把小伙子鞭打了一顿，然后把他赶到矿山里去。井下的监工也是条坏得透顶的走狗，把小伙子带到一个比这更糟的掌子面。那里非常潮湿，也没有像样的矿可开采，按理说，这掌子面早就该废弃了。在这里，他们用一根铁链拴住斯捷潘，就是说，让他可以干活。大家知道，那时候是什么时代，还是农奴时代呀。对农奴常常进行各种残酷折磨。监工还竟然对他说：

① 闪矿是一种炼锌的矿石原料，这里意指没用的矿石。——译者

“你待在这儿凉快凉快吧。你的活儿就是开采纯孔雀石，开采量要这么多——”他说了一个简直无法想象的数字。

毫无办法。监工走后，斯捷潘就挥起十字镐挖起矿来。小伙子毕竟聪明机灵。他发现矿藏储量不错，他凿了一镐，孔雀石就纷纷往下掉，好像有人用手在往下扒似的。这当儿掌子面里的积水也不知流哪儿去了，地上变干了。

“瞧，这有多好，”斯捷潘心想，“显然，铜山女主人想起了我。”

他刚这么想，掌子面上突然一片光明。他一瞧，铜山女主人就站在他面前。

“好样的，斯捷潘·彼得罗维奇，”她说。“可以认为你真行。你不惧怕臭山羊，你对他说得棒极了。现在我们先不妨去看看我的陪嫁。我自己说的话决不收回。”

这时候，铜山女主人皱了皱眉头，似乎对自己的说法不满意。她击了一下掌，蜥蜴又纷纷爬来了，它们给斯捷潘摘下铁链，接着铜山女主人给它们下了命令：

“你们在这儿备好比监工规定多一倍的孔雀石。而且要经过精心挑选，颗颗都要像丝绸那样光洁闪亮的上好品种。”然后她又对斯捷潘说：“喂，亲爱的未婚夫，我们去看看我的陪嫁吧。”

于是他们去了。姑娘走在前头，斯捷潘跟在后面。她走到哪儿，哪儿的一切就给她让路。地底下倏忽间出现了一些大房间，这些大房间的墙是各色各样的。有的是一抹绿色的，有的是黄色中带有金色斑点的。在这些颜色的墙上又都镶嵌着铜制的花。但也有天蓝色的墙，其颜色就如天蓝石那种矿。总之，这些房间都装饰得异常华丽，简直用语言无法描绘。就连铜山女主人穿的这件连衣裙，其色彩也是在不断变幻，一忽儿像玻璃那样熠熠闪亮，一忽儿黯淡无光。而一忽儿又仿佛缀满了小颗金刚钻似的，璀璨夺目，抑或变成紫铜色，接着又泛出绿莹莹的丝绸般的光泽来。他们走着走着，铜山女主人站停下来。

“再走下去，”她说，“有好长一段路看到的尽是带有金色斑点的

黄色的墙和灰色的墙。这些有什么可看的？我们眼下正在红矿山脚下。除了古梅什卡矿之外，这儿就是我最宝贵的地方。”

这时斯捷潘看到一个大房间，里面摆着床铺、桌子和小凳子——全都是用结晶自然铜铸成的。四壁都是用孔雀石做成的，缀有金刚石，而天花板是近乎黑色的深红色，上面也饰有铜铸的花儿。

“我们就在这儿坐一会儿，”铜山女主人说，“聊一聊。”

他们小凳子上坐下来，孔雀石姑娘问道：

“你看到我的嫁妆了吗？”

“看到了，”斯捷潘说。

“好吧，关于咱俩结婚的事，现在你怎么考虑？”

斯捷潘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才好。要知道，他已有未婚妻。她是个孤儿，一个非常漂亮的姑娘。但要与孔雀石姑娘的美貌相比，那她自然是比不上的！斯捷潘的未婚妻是个凡人，普通人。斯捷潘犹豫了好一阵子，最后说：

“你的嫁妆只有王室成员才配得到，而我可是个普通工人。”

“亲爱的朋友，”她说，“你别犹犹豫豫了。你直截了当地说，你愿不愿意娶我为妻？”说罢，铜山女主人紧皱起眉头来。

于是斯捷潘也直率地回答：

“我不能娶你，因为我已答应了另一个姑娘。”

小伙子低声这么说，以为现在她一定会勃然大怒。不料，铜山女主人听了似乎十分欣喜。

“好样的，斯捷潘努什科，”她说。“你把我的吩咐转告了总管，对此我曾夸赞过你，而这次令我倍加赞赏。你并不看中我的财富，也不撇下你的未婚妻娜斯塔西娅（确实，小伙子的未婚妻叫娜斯佳）而娶我这个矿山里的姑娘。瞧，”她接着说，“送给你未婚妻的一件小礼物，”说着，她递给小伙子一只很大的孔雀石首饰盒。首饰盒里装着各式各样的妇女用的饰品：有耳环、戒指，以及其他甚至连有钱人家的未婚妻都不见得有的饰物。

“这下我怎么回到地而上去呢？”小伙子问道。

“这你别犯愁。一切都会安排妥当的，而且我要把你从总管手中解救出来，让你与你的年轻的妻子一起过上富足的日子，但是我要关照你一件事——以后你不要再想起我。这将是我对你的第三个考验。现在你稍稍吃点东西吧。”

铜山女主人又击了一下掌，蜥蜴又纷纷爬来了，很快摆上了满满一桌美味佳肴。她用按俄罗斯风味做的美味菜汤、鱼肉大馅饼、羊肉、粥及其他食物款待小伙子。随后她说：

“哎，再见了，斯捷潘·彼得罗维奇，注意，别再想起我。”说着，她自己已泪水涟涟。她伸出一只手来接泪水，泪水大颗大颗地往下掉，掉在手心里马上变成了一粒粒的宝石。很快积满了一把。“你拿着，带回家去好好过日子吧。你把这宝石卖了，能换回一大笔钱，那时候你就成了大富翁了。”说罢，她把宝石给了小伙子。

宝石冰凉，而她的手却是热乎乎的，好像是活人的手，而且还微微颤抖呢。

斯捷潘接过宝石，向她深深鞠了一躬，问道：

“我往哪儿走？”他变得郁郁不乐。铜山女主人用手一指，在他面前立刻出现了一条像坑道似的通道，通道里亮如白昼。于是斯捷潘沿着这条通道走去，一路上看到的又是各种各样的地下宝藏，走着走着，一下子又回到自己原来干活的掌子面。回到原地，身后的坑道马上消失不见了，一切依然如旧。蜥蜴又纷纷爬来，替他戴上脚镣，而这时装有礼物的首饰箱突然变小了。斯捷潘把它揣在怀里。不一会儿，井下的监工来了。他本来打算来看斯捷潘笑话的，不料发现，他采掘的孔雀石已大大超过了他的工作量，而且颗颗孔雀石都经过精心挑选，都是上品中的上品。

“这一盒子孔雀石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监工心想，“从哪儿来的？”于是他马上钻到掌子面上去，细细察看了一切，然后说：

“在这个掌子面上，只要开采，什么矿都能开采到。”于是他吩咐斯捷潘到另一个掌子面上去干活，而把自己的侄儿安排到这个掌子面上来了。

第二天斯捷潘刚开始干活，孔雀石照例又纷纷落到眼前，而且还掉下带花纹的结晶自然铜。然而，监工的侄儿干得如何呢？他什么好矿石都没挖到，刨出的尽是一些废矿石和闪矿石。这时监工发觉这事必有缘由。他跑去找总管，如此这般地说了一遍。

“斯捷潘准是把灵魂出卖给了魔鬼。”

总管却说：

“他出卖灵魂，那是他的事，可我们必须保证自己的利益。去告诉他，他只要能挖到一百普特^①重的孔雀石，我们就让他获得自由。”

总管还吩咐给斯捷潘解下脚镣，并且还下了这样的命令——严禁他上红山矿去。

“谁知道他是怎么回事？”监工说。“也许这个傻瓜那时说的是真话。再说，那里的矿石中是出现了铜矿，这对炼铁来说是很糟的。”

监工对斯捷潘说了总管的要求，后者回答说：

“谁不想望自由呢？我会拼命干的，但是否能挖到——这就要看我的运气了。”

不一会儿斯捷潘就发现了一块如总管吩咐的那样大的孔雀石。这块孔雀石被拖到地面上来了。总管他们一伙人见了，十分得意，似乎说：“瞧，我们也挖到了这样的孔雀石。”但到这时候他们又不给斯捷潘自由人。他们把挖到大块孔雀石的事写信告诉厂主老爷，厂主老爷本人立即从圣彼得堡赶来。他了解了事情的经过，就把斯捷潘叫来。

“这么办吧，”他说，“我以贵族的身份向你保证，如果你能为我找到可以凿成不少于五俄丈^②长的立柱的孔雀石，那就一定让你获得自由。”

斯捷潘说：

“我已被你们骗过一次。眼下我也变聪明了。请你先给我出具

① 旧俄重量单位，一普特等于16.38公斤。——译者

② 旧俄长度单位，一俄丈等于2.134米。——译者

自由证书，然后我就拼命去干，而结果如何，我们等着瞧。”

厂主老爷听到这话，自然跺起双脚，大声嚷叫，可是斯捷潘只顾说：

“我几乎忘了，出具的自由证书上还得加上我未婚妻的名字，要不然我们俩就不般配了——我自己倒成了自由人，可妻子还在做奴隶。”

厂主老爷看出小伙子也不是软棉花捏的，于是只得给他出具了一份自由证书。

“拿去，”厂主老爷说，“但要拼命干啊。”

斯捷潘依然说：

“这得看我运气如何了。”

当然，斯捷潘找到了大块的孔雀石。既然他对矿山里的一切矿藏都十分了解，而且铜山女主人本人会助他一臂之力，那他对找到这样的孔雀石会有什么困难呢？工匠们在矿井里就把这块大孔雀石凿成所需要的柱子，再搬到地而上去，接着厂主老爷又把这些柱子运到圣彼得堡去盖最大的教堂了。据说，斯捷潘最初找到的那块孔雀石至今还在我们的城里。人们把它作为稀世珍宝保存了下来。

从那个时候起，斯捷潘便获得了自由。然而此后古梅什卡矿山里的一切宝藏似乎都消失了。以后又出现了许许多多的天蓝石，而其中闪矿居多。关于带花纹的结晶自然铜根本连听也听不到了，孔雀石不见了，地下水渐渐灌进矿井。从那时候起，古梅什卡矿的产量日趋下降，到后来整个儿被水淹没了。据说，铜山女主人因为这些柱子而动怒了——厂主老爷竟用这些柱子去盖教堂了。铜山女主人对此压根儿看不人眼的。

斯捷潘的一生也没有幸福。他结了婚，成了家，盖起了房子，一切都如应有的那样。原本他的日子应当过得快快活活，可是他却抑郁寡欢，身体越来越糟，眼看着他一天天消瘦。

有一天病恹恹的斯捷潘拿定主意去买了枝猎枪，打猎去。于是他经常到红山矿区去打猎，但总是两手空空地回家。到了秋天，他又

去那儿打猎，可就此一去不回。瞧，第一天不见他人影，第二天仍踪影全无。他究竟到哪儿去了呢？这下人们自然都聚集起来，赶紧去找他。最终大伙儿发现，他躺在矿山上一块高大的石头边，已经死了，似乎脸上还挂着笑容，猎枪搁在一边，一枪都没打过。据一些最先跑到他跟前的人说，当时看到死者身边有一条绿色的蜥蜴，而且很大，在我们地区压根儿没见过这样的蜥蜴。蜥蜴好像俯在尸体上，抬着头，泪珠簌簌掉落下来。当人们跑近前来，它倏地爬上石头，顿时消失不见了。大家把尸体运回家，在进行葬前净身的时候发现，他一只手紧握着，但能稍稍看出手掌里握着一把绿色的矿石。有一大把。这时有个对宝藏十分在行的人从侧面细瞧了一下这些矿石，说：

“嗨，这些都是祖母绿啊！稀世罕见的绿宝石，珍贵的东西呀。娜斯塔西娅，这是你的丈夫留给你的一大笔财富呀。不过这些宝石他是从哪儿弄来的呢？”

后来斯捷潘的妻子娜斯塔西娅解释说，死者生前从未向她提起过他有这些宝石。他们还没结婚的时候，他曾经送给她一只首饰盒。那是一只很大的首饰盒，用孔雀石做的。里面放着许多很漂亮的饰品，这样的宝石可没见过。她是没有见过。

大家把这些宝石从死去的斯捷潘手中掏出来，可是这些祖母绿一掏出来，即刻化为齑粉了。当时大家都不知道，这些宝石斯捷潘是从哪儿弄来的。后来人们去挖掘红矿山，挖出的尽是褐色中泛着铜的光泽的一般矿石。再后来，有个人打听到，斯捷潘手中的宝石是铜山女主人的眼泪变成的。当时这些宝石斯捷潘谁也不卖，他瞒着家人，秘密地珍藏着，至死还捏在手里。

瞧，这个铜山女主人多么令人捉摸不透！

坏人碰上她，一定会倒霉；好人碰上她，也少有快乐。

顾生根 译

孔雀石首饰盒

长年来，斯捷潘的遗孀娜斯塔西娅一直保留着那只孔雀石首饰盒。首饰盒里装有各式各样的饰物，有戒指、耳环以及各种女性在礼仪场合佩戴的东西。这只首饰盒是在斯捷潘结婚前铜山女主人亲自赠给他的。

娜斯塔西娅自幼就是个孤儿，不习惯披金戴银，也不喜欢修饰打扮。在与斯捷潘共同生活的头几年，自然，她从这只首饰盒里拿出些饰品戴过。可是往往不合她的心意，刚戴上一枚戒指……似乎觉得正合适，不紧也不松，但当她去教堂抑或去做客时，那就难受了。这时戴在手指上的戒指觉得越来越紧，最后箍得她连手指都发青了。戴耳环那就更糟。耳垂直往下坠，以致马上肿起来了。娜斯塔西娅拿在手里掂掂分量，觉得也不比她平常戴的那副耳环沉。她那根在脖颈上可以绕上六七圈的宝石项链只试戴过一次，戴着，就像围上了一圈冰块，丝毫没有暖意。她压根儿不曾戴着这种宝石项链给人家看。戴着，她感到害羞。

人们会说：“瞧，波列瓦亚出了一个多漂亮的女皇！”

那时斯捷潘也不硬要妻子佩戴这只首饰盒里的饰品。有一次他甚至说：

“把这只首饰盒搁得远一点，免得见了自寻烦恼。”

于是娜斯塔西娅把首饰盒放到通常是存放粗麻布和其他东西的

大箱子的最底层去了。

斯捷潘死后，人们发现死者手里捏着一把宝石，这时娜斯塔西娅不得已才把这只首饰盒拿出来给人家看。当人们离去后，有一个对斯捷潘手中的宝石很在行的人，对娜斯塔西娅说：

“你要保存好这只首饰盒，别为了区区几个小钱把它卖了。它值几千卢布呢。”

这个人见多识广，又是个自由人。从前他在矿里当个采矿工长，后来被解职了：对工人管得太松。再说他爱贪杯，因此人们给他起了一个雅号，叫“小酒馆里的瓶塞子”，其实不应老提他这一点，人也已经故世，何况各方面他还是规规矩矩的。有人请他写个呈子，或者请他去察看矿石的成色，看一下矿脉的走向，他都真心诚意去做，不像另一些人，非要给半俄升^①酒才干。因此每逢节日喝酒，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千方百计要敬他老人家一杯。他就这样一直生活在我们工厂区，直到去世。平时他靠给人家干点活得到点报酬，维持生计。

娜斯塔西娅过去曾听丈夫说过，那个采矿工长是个正正派派的人，做事很有头脑，虽说爱喝酒。就这样，娜斯塔西娅听从了他。

“好吧，”她说，“我一定保存好，以备将来会遇到难熬的日子。”于是她把首饰盒放回了原处。

大家给斯捷潘下了葬，又为他隆重地举办了四十忌日。娜斯塔西娅还正当年，而且有笔财产，因而有许多人来向她求婚。可她是个有头脑的人，对前来求婚的人，她总是这么说：

“虽说你是我极好的第二个丈夫，但对孩子们来说，你仍是个后爹。”

于是求婚的人日趋减少了。

斯捷潘给家庭留下了一笔可观的家产。屋子像像样样，栏里有马、母牛，各种家什应有尽有。娜斯塔西娅是个勤劳的妇女，孩子个个长得挺棒，因而日子过得安稳而又富足。这种日子，他们过了一

① 旧俄酒量单位，一俄升等于 1.2299 升。——译者